李笙的詩

人類遊戲模擬

1 獨裁者的自白

一當一切回歸於平靜，陰霾
　卸環繞着我們的天空
　揮之不去
　如死亡的宿命棲着
　我們胸口上漸漸擴大的傷口
　使我們無法安枕
　　無法讓靈魂涉渡淺淺的夢谷

一繼之以風吹
　　雨打
　　霜雪陡降
　在還來不及抽芽的稻田
　在霎時就被凍結的牧場
　在一片枯黃與慘白的大地
　在我子民憤怒脹紅的面罐
　在無助而瘦削
　　漸漸沉溺的手勢……

一而在我們國土之外的國土
　多少的稻田正等着我們去償還
　多少的牲畜……
　多少的凌厲目光……
　多少多少的手勢，每晚柯
　夢魘一樣地
　緊緊招着我們的脖子
　當戰爭八年結束之後

一當八年戰爭結束之後，我們
　除了過剩的來福
　　過剩的坦克
　　過剩的慾望
　　過剩的屍體，除了
　戰爭殺戮戰爭殺戮戰爭殺戮……
　那是我們所有的技能

一和平，如此殘酷寂寞的和平呵
　沒有槍聲
　沒有偉大壯烈的怒吼
　沒有期待中勝利的亢奮
　卸下戎裝和詛咒
　　却無法壓下激盪澎湃的熱血，我們
　遺失了所有的信仰，尊嚴
　遺失了自己

一恨！是的，我們茫然地痛恨
　後冷戰已淪陷的世界
　痛恨和平與愛
　痛恨地球回饋予我們的生存方式
　痛恨神社不再
　　引領我們走向昔日災難與火光
　　的原點。」

2 獨裁者的行動

一當一切回歸於平靜，陰霾
　卸環繞着我們的天空
　揮之不去
　如死亡的宿命棲着
　我們胸口上漸漸擴大的傷口
　使我們無法安枕
　　無法讓靈魂涉渡淺淺的夢谷

一繼之以風吹
　　雨打
　　霜雪陡降
　在還來不及抽芽的稻田
　在霎時就被凍結的牧場
　在一片枯黃與慘白的大地
　在我子民憤怒脹紅的面罐
　在無助而瘦削
　　漸漸沉溺的手勢……

一而在我們國土之外的國土
　多少的稻田正等着我們去償還
　多少的牲畜……
　多少的凌厲目光……
　多少多少的手勢，每晚柯
　夢魘一樣地
　緊緊招着我們的脖子
　當戰爭八年結束之後

一當八年戰爭結束之後，我們
　除了過剩的來福
　　過剩的坦克
　　過剩的慾望
　　過剩的屍體，除了
　戰爭殺戮戰爭殺戮戰爭殺戮……
　那是我們所有的技能

一和平，如此殘酷寂寞的和平呵
　沒有槍聲
　沒有偉大壯烈的怒吼
　沒有期待中勝利的亢奮
　卸下戎裝和詛咒
　　却無法壓下激盪澎湃的熱血，我們
　遺失了所有的信仰，尊嚴
　遺失了自己

一恨！是的，我們茫然地痛恨
　後冷戰已淪陷的世界
　痛恨和平與愛
　痛恨地球回饋予我們的生存方式
　痛恨神社不再
　　引領我們走向昔日災難與火光
　　的原點。」

3 安理會的決議

公理
正義

南方，那是豐澤金黃的沃地
油源，握之不盡的原油
汩汩湧出地面
灌溉了遼闊的田地
灌溉了高矗的城市
灌溉了昏睛跋扈的商賈灌溉了
大半個國土
頹廢，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無知也是

南方，我們的蹄印輕易越過
拔劍直闖東門
拔劍直闖西門
拔劍直闖南門
拔劍直闖北門
果然一個頹廢的國度
不傷一兵一卒，果然我們
輕易地搗碎了他們
黃金築起的宮殿，輕易地
將它劃入我們的版圖

果然這是神的意旨
我們越過了就不再回頭
羣情洶湧，不再回頭
槍械威逼，不再回頭
山河震盪，家亡，國，破，不再回頭
身爲祖國的戰士
誓死書成祖國的霸業
我們越過了永不再回頭

正義
公理

我們唯一標準的平衡科
現在，居然傾斜起來
刻度的遽劇變化
搖響着和平的警鐘
彷彿一個巴掌摑在
我們清脆的臉上
二十世紀，強權與法理的年代
我們，泱泱大國的我們
居然乾瞪着眼睛
目睹一個還沒有巴掌大的國度
一個鄉野狂夫
一揚手就塗改了世界輿圖
一跺腳就驚碎了指數版上
跟跟蹌蹌的數字
這實在是一個響亮的掌摑
泱泱大國的領袖，我們
民主的精神必須統率世界
絕不容潔白的史册上
留下班駁的污漬
因爲歷史終將記載我們的名字
因爲歷史全權由我們創造
　因爲歷史是我們
　不朽也是
這時代偉大的領袖們呵
爲了世代子民都記得我們
世紀末惡夢一樣地記得我們
　爲了我們成爲未來
　世人膜拜的銅像
請按下計時器上的神社
讓核爆開始
　　隆隆

4 蕈狀雲的重現

沒有比這更璀璨的日子
一朵浩大如蕈狀的符號
以優雅聖潔的姿勢
　　緩——
　地——
　　昇起……
昇起……
凝聚着日月十萬億兆的光度
凝聚着所有文明遺棄的溫暖
凝聚着所有人類建構文明的愛
凝聚着所有神祉還諸人類的慈悲
一朵浩大如蕈狀的符號
迅速裂開擴大，擴大裂開
　　緩——
　緩——
地——
降落……
降落……

哦，請容許我們樂觀地迎接
當瞳中的黑色素紊散之後
　透過詭異的白騎
以一種靈魂的全視迎接
　光
　禁耀與眞理的光
穿透我們圖騰爲原罪的肉體
穿透我們以慾望的意識繁殖
　的子宮
繼續穿透
　透穿透海與森林叠合的象徵意義
　穿透都市無法分析的結構
　穿透虛無統治了太久的時間
　穿透死亡永遠預設着恐懼的生命
穿透之後，請容許我們
　貧婪地交媾燄火
當世界變得冷漠中性之後
　透過潛意識的夢境
以一種近乎鼠的摸攫之姿
　交媾溫暖而原始的燄火
我們終於回到了卵子與精子
　結合之前的形體
　無礙地浮游
我……們
我……們
我……們
我……們　無數的礦粒子呵
在高空中互撞
　相吸
　擁抱
　聚合
成爲一張無邊的黑網籠罩地球
　黑暗
黑暗叠入黑暗的景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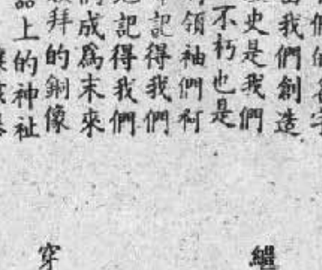
5 冰雪的地球

永恆已至

哦！一整個天空都是
層積　叠叠
叠叠　層積
　人類幻境中曾無限構築的
　蜃樓
在冰雪的鑑照折射中
順着黑洞的方向流去……
流去連同所有旋轉的慈星
只餘下，地球
猶夢囈一樣地迴響着
一連串頻率的音塵，聽：
空無的

人世間

97
砂勝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P.O.BOX 1280,
93726 KUCHING



●「空中飛着一顆槍彈，上面刻有我的名……」這是大衛·格林的一曲藍調　寫這篇文字時，報上說，戰爭已是「無可避免」。波斯灣是那麼遙遠，可是刻有你的名的那顆槍彈，仍能擊中你……或許根本沒有人讀到這段文字，正如李笙的詩所言。

●有多少次了，我們做一些明知不對的事？是的，別人都這樣做。是的，不這樣做，拿不到那份工。有位朋友說：這個社會是這樣的，你在郊區開車撞了人（市區也快要一樣了），能逃就逃，不然被村民活活打殺，落個笨名，掌權的要甜頭？眞是好消息，「瓜得生」放高一點，反正又不是你出錢。這一切，都是錯的。如果你知道這是錯的，那你就OK，錯不在你，「是社會的錯」。

然而，分辨「對」或「錯」的能力，是會逐漸衰退的。到時候，你會覺得是對是錯都不要緊，最要緊是有錢來，其他一切，可以「慢慢磋商」。

這種想法，好像也沒有錯。

●提出這些問題，我不是說我有答案，我知道答案在那里，很多人也知道，只是每次焦頭爛額後，實在不想要什麼答案。

（巢線素）